



自由鸟

——现代女子独身现象透视(调查报告)

□文/双喜 □图/段康

在某市单身者俱乐部的舞台上，一对大龄青年男女声情并茂的演唱感人至深——

想起来是那样遥远，仿佛都是从前，那不曾破灭的梦幻，依然蕴藏在心间，是谁在默默地呼唤，激起了心中的波澜，也许还从未感觉，我们已经走过了昨天……轻轻地捧着我的脸，为我把眼泪擦干，这颗心永远属于你，告诉我不再孤单……

歌声几次被台下二千多名单身者雷鸣般的掌声淹没。这强烈呼唤人生的歌唱，勾起了她们或

是痛苦的或是甜蜜的记忆，同时也激起了她们对美好婚姻的再次憧憬。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象云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象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象迷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盖真心/”台湾歌手童安格的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几年前开始流行大陆，时至今日，只要您注意收看收听电视台、广播电台的点播节目，还不时听到众多女子点播此歌。

是否与人们的某种心态有关？

如果打开单身者的生活档案，就会发现她们不但有青春期的萌动，也有过亚当与夏娃式的梦想。也许每个单身者都有憧憬在心中的故事，或是甜蜜的或是酸楚的。

小林是一个外表文静、内心热烈的姑娘。在她三十三年的生活中，可说是什么“赶”上了。当她时来运转考上了大学，以后攻读研究生，却发现发现自己又赶上了大男大女婚嫁的高峰，全家人为她着急。几年过去了，虽经热人张罗，但因自己学历太高，要求也过高，仍未遇到一个满意的。她左思右想，既然如此，与其勉强凑合地找一个男人结婚，还不如自我无拘无束地走完人生的旅程。于是，她选择了独身这一生活方式。

居。小方是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他的，他没有发言，但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们又见了几次面。之后，她常常在他那里过夜。几次下决心不去，却难以做到，好象那里有无穷的吸引力。他妻子在邻近一座城市工作，夫妻感情尚好。小方很感激他，并不要求和他结婚。

“宁可独身，决不凑合！”

“宁可独身，决不凑合！”从许多条件优越的姑娘那里，常听到这句话。

文化是一种神奇的幽灵，鬼使神差地左右着人们的心、观念和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无疑这种文化也渗透于人们的择偶标准中。我国一些社会学专家通过对征婚广告的数量分析发现，中国人看重而一些外国人不太看重的择偶标准有年龄、身高和婚姻状况三项；其他一些国家看重而中国人不太看重的则有宗教、民族、感情等几项。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传统观念和男女性别特征的不同而产生了男女在择偶的价值取向方面明显不同。女子特别注重男子的性格，要求精明能干，真诚坦率，勤奋成熟，而且很强调男方要有事业心。但由于她们对事业心的理解常常只着重于职业和工种，以为只有从事科研、文化艺术等职业和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才配谈事业心，这就无疑大大缩小了择偶范围。从某市1992年3月婚姻介绍所作的一项抽样调查中看出，三十岁以上的女登记者，有78.6%受过大专以上学历，而她们选择对象，要求对方也受过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4.5%。500份择偶登记表关于“对方要求”一栏调查来看，女子要求男方在科技、文艺、行政等部门工作的高达100%，要求在全民大企业的是90%，而对心地善良、五官端正的要求分别占11%和20%，这充分反映了女子对择偶倾向。在这些女子中，研究生、助理工程师、文艺界的人员为数不少，你怎么能怪她们不肯嫁一个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呢？光从道理上讲是不够的，因为婚姻毕竟是多种因素的综合。

如果女子择偶要求缩小了可选择的范围，那么，男子们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是她们的“灭顶之灾”。男青年在择偶时特别注重对方鲜明的女性特点和本人气质(情感、性格、相貌和品质)，对社会状况(工资、地位、文凭和单位)却要求不高。在一次抽样中，在三十岁以上登记的男子，对女方学历不作要求的占86%，其中有40名大学毕业的男性，竟没有一名表示要找一志同道合的大学毕业生做妻子，表示女方是工人就行。其余的都无所谓。他们的理想伴侣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淑、进得厨房、出得厅堂的女子。在某市一家婚姻介绍所内，放着23——24岁女登记表的几张桌子，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择偶男子，而三十岁

以上的女性尽管条件不错，却难得有人问津。

于是，一边是相貌一般、高学历、事业心强的女性找不到理想的丈夫，另一边，个子矮、学历低、职业声望不高的男性寻不着合适的妻子。无论是多么能言善辩、善解人意的“红娘”，都难以使处在两极的女性结为夫妻。

献出你的真情和爱心

“你结婚了吧？”——“你还没有结婚？”——“你怎么啦？”——这是同学、同事、朋友、邻居对小高姑娘久别重逢之后的共同反应。高姑娘已年过三十，再也装不成小姑娘时期到情到便脸红、羞涩、扭捏、背过身子的可爱模样。她只好微笑着说：“在等着远方的呼唤呢！”接着，便听到朋友真诚的劝诫：“为什么要等别人呼唤你？你就不能去呼唤别人呢？”

……

“这个人怕心理变态吧？”

“嘿！说不是生理有缺陷吧？”

“嘘——听说了吧，他跟X×X暗里亲密着呢？这叫隐私！”……

她们既要面对出于好意的怜悯和不理解，也要忍受别人的非难、冷眼、猜忌和不公平待遇。

某市电厂助理工程师袁某，三十六岁，单身。长期与父母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每逢单位分房，她提出申请。但单位分房条件中，单身者与未婚青年同等对待，这使有15年工龄的她失去了分房资格。无可奈何，她搬到集体宿舍，为此招来闲言碎语。她深感人言可畏，只好拿出每月三分之一的工资到市郊租一间小房安身。她向领导哭诉道：“社会应该理解单身者，起码尊重我们的人格！”类似袁某境况的单身者并不鲜见。不久前，某市政府信访处接待了一位上访者。她眼眶红肿，脸色憔悴。她32岁，是某厂工人，3年前，因与丈夫不和而离开，一直独身生活。由于她相貌好，平时又好打扮，难免受到厂里的议论，个别心术不正的男人变着法想占她的便宜。但她并非水性杨花的女性，始终洁身自好。1991年10月，厂里新来的一个厂长瞄上了她，多次以谈工作为名图谋不轨。迫于他的权势，开始乖乖并未计较。1992年8月，这位厂长用暴力手段奸污了她。她受辱后曾找过有关部门，人们却首先怀疑她的作风问题，因为她是单身者，而那位厂长是有妇之夫。至今那位厂长还逍遥法外，她却落了一个不正经女人恶名……

毋庸讳言，单身者在当今社会立身十分艰难。单身者的咏叹既有欢快的旋律，也有悲伤的情调。当她们有痛吟在家的時候，当她们得不到爱、打不动煤气灶的时候，当她们受到委屈、内心苦闷、孤独忧伤的时候，她们多么渴望有人来帮一把，来抚慰一下冰清的心呀！

专家、学者如是说

资料表明：在我国目前4000万单身者中，女性单身者占200多万。当今社会还没有到为单身者唱赞歌的时候，但单身这一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已引起普遍关注。人们开始从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法学甚至从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等角度加以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先后在北京等大、中城市多次召开单身问题研讨会。

有资料介绍：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单身人数的比例比我国高得多。如在美国，有2060万人过着单身生活；在联邦德国，25——45岁男女中，有71万人过着单身生活。毫无疑问，单身的生活永远不会成为人们的普遍意愿，但从世界的角度看，单身却越来越不足为奇。

专家们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妇女在经济上的逐渐独立，女子独身的数量还有可能增长。

正如不少女子单身者所说，不觉得婚姻就是幸福，不结婚就不幸福。因此，单身或者结婚，只是对个人生活的一种选择。少数女子单身，并不构成对他人、对社会的威胁。人们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利，尊重婚姻发展的规律。任何武断干涉、指责都是侵犯人性的。为此，他们呼吁：宽容和理解单身者本人，还是对他人、对社会，都是一件幸事。专家和妇女界知名人士还呼吁：我国要建立健全法律，对单身者的自由给予保障，为她们提供在分房、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社会性服务。

同时，我国许多社会学家和婚姻专家还认为：从整个人类的婚姻发展史来看，从人的本身需要的多层次性来看，从科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单身生活方式并不是理想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不值得效法和提倡。“食色性也”，乃人之大欲。理论和实践证明，美好爱情能够鼓舞人，唤醒内心沉睡的力量和潜藏着的才能。

许多专家、学者和女性“过来人”劝慰说：单身生活并非不幸婚姻，正如一位单身女界人士所说：“这世界一定有许多男人还没遇到我，我要不断地约会下去，直到80岁为止。”

但愿总有一天，爱神会敲响她们的心灵之门！

文学家关于人的定义：人是唯一知道羞耻和需要羞耻的动物。

——作者手记

据《圣经》记载，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之后，才第一次睁开了属于自己的眼睛。大概是为彼此一线不挂的异性胴体吓坏了，两人于羞愧惶惑中的第一个动作便是遮掩。因了遮掩，他们被耶和華逐出伊甸园。

星移斗转。标志着工业文明的蒸汽机车向我们驶来，一个声音高叫着：上帝死了！而那呼啸列车于阳光下扬起的五彩尘埃，莫不是昔日上帝之精灵幻化？

女妖西壬的歌声

荷马史诗《奥德赛》上说，奥德赛率部乘舟经女妖西壬的海岛，事先用蜡封住同伴的耳朵，又让别人用绳将自己捆在桅

一老一少。此刻，汹涌在他脑海里的，是一种绝不亚于拯救耶稣民出水火的庄严感和使命感。

严厉的审查。“徐娘”倒也痛快。因而她栽进“号子”里的竟有3个！薛所长掉转头来，尖锐的目光瞄准了另一个，这孩子不由怯怯地垂下眼睑。

“徐娘”以老母鸡护小鸡般地勇敢讲话了：“这孩子到咸阳才几天，虽说与我合伙干这活，可她是清白的！我再讲一遍，她是清白的！接人我一块去，但回去的事都交给我了。你大所长不信？是啊，我也想让她替，但临了她又来了女人的事。她没了爸妈，一个人跑出来怪可怜的！我就对她讲，大妹子，有姐吃的一只虱，两条大腿都是你的！”

没想到，在这“徐娘”身上还有良知尚未泯灭的闪光点！薛所长继续盘问小孩：“你的姓名？家住何处？”

扭曲的力比多

——三个并非全是女人的故事

□文/刘三余 □图/秦小平(报告文学)

杆上，才得以抵御住专以美妙歌声诱惑人的头鸟身女妖，逃脱死地。而下面即要出现的采购员蒋某，他的生命之舟却少了这样一根约束自己的绳子……

陇海西线。兰州开往西安的一趟客车上。

“渴不渴？”一股异性的发香扑入蒋某的鼻孔，几缕乌发茸茸地在他下颌处挑逗着，心头迅速撩起的奇痒禁不住使他饥渴难耐。热气氤氲的茶杯下，是一双白葱般细嫩的玉指。

“砰！”地一声，茶杯内失中落地。不知溅起的茶水烫着了脚面，还是烫着他的心，蒋某忘情地攥住了那把白葱。

“讨厌！”她抽出双手，佯嗔。

蒋某红了脸。车厢里四下目光如箭，一身高尔夫西服怎能抵挡得住？“老牛还想啃嫩苜蓿！”38岁的蒋某心里咒骂了一声自己，颓然坐下。

2层楼有了，6位数的存折有了，妻儿女有了，一切都像吹泡泡糖那样容易，又何必在火车上自取其辱？蒋某愈是这样劝慰自己，心中那个涌动的意是跃跃欲试。是啊，一般人所没有的他都有了，而一般人所有的唯独他没有……

洞房花烛夜，他才明白妻已非处女！而车上邂逅的18岁的她，却可以在瞬间使他拥有一切。尽管还不知道其芳名，而名字比起冒险尝试的性刺激，并不代表她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可是……

“西安市碑林区××街××号。我的名字叫任芳。”小孩细声奶气地回答道，一双手不无害羞地在衣服下摆扭捏。

翌日，薛所长将“徐娘”交给地方公安机关处理后，带着任芳驱车西安。

几根银棒，已是黄昏时。一家住户门前，薛所长轻敲门，向一开门妇人问道：“请问，这里是任芳家吗？”

“妈妈！”身后的任芳向妇人叫道。

砰然一声，打开的门又猛地关上。

薛所长思忖片刻，再次叩门。

门，终于又开了，露出一张痉挛的脸，嘴唇却咬紧了，由红而紫，由紫而青，由青而白，猝然间那妇人冲出门来，冲任芳劈头盖脸就是几巴掌：“你这个好吃懒做的下流坯！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不准打人！”薛所长急喝。本来就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再打跑了怎么办呀？那这妇人仍旧不依不饶，“呸！”地又是一口痰啐在小孩脸上。薛所长上前阻拦，飞快架起的手臂却突然僵在空中——

啊，他是个男孩！妇人从他头上抓过来的，竟是一副发罩！接下来又从胸前扯下奶罩！

薛所长张大的嘴巴欲喊无声。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薛英明变得寡言了。他在苦苦琢磨栗本慎一郎的“猴论”，对那？错耶？

归复伊甸园之日

A先生和H女士系当代知识分子，和宗教无缘。因了一段入了情孽，却无意中闯进无拘无束这样一种意义上的“伊甸园”。惩罚他们的，自然不是上帝在伊甸园东边安设的嗷嗷响(传说中带翅膀的动物)和四面转动发火的剑，而是他们燃烧的疯狂情感……

世界真大——也许是四维空间的荒漠，也许是社会因素造成的悖论，也许是上述原因兼而有之，一对青梅竹马、海誓山盟的恋人大学毕业后天各一方，劳雁纷飞，15年未见一面。

世界真小——将爱情埋葬于心底的15个春秋之后，A先生和H女士竟在西安街头邂逅。

你好！

你好！

握手。寒暄。工作。家庭。热情而不失分寸，熟悉而又陌生。似乎什么都谈了，似乎什么都没谈，压抑的一腔苦衷让尴尬的活塞堵死了。沉默，浓雾一样浸透着头，宽阔的解放路步履艰难。人啊，为什么这般拥挤且别扭？

干吗要赶走回忆呢？那比夏天还热烈的初恋！他朗朗地笑了，她柔柔地笑了。心室和谐共振。身后的影子就象过去一样捺捺不起，向前看去——阳光正灿烂。难相逢，贵相知，还是应该感谢生活赋予的契机！

离别的时刻从容不迫的拉近了。

西安车站。36次特快列车。

站台铃声响。

他眼中的她水漾漾，他眼中的她烟濛濛，泪水儿打湿了一对多情人的视线。

“H！”A先生冲着她遽然转身的背影，轻轻地叫了声。

H女士头也不回地走向车厢，那微微痉挛的秀肩分明在告诉A：“我送你一程！”

A先生在沈阳工作，H女士在兰州工作。以路途距离而言，H女士的举动确系情理之中但又出于A先生的意料之外。堂堂五尺一躯，怎能让粉黛相送？自尊心极强的A先生一时急得语不成句：“不可以的你不回来！”

车行孟浪，又到分手时间。未别离，二人复叠乘上西去客车返回西安。H女士旧情难断，A先生孽债难还。

翌日。随着始发西安车站的280次客车一声长鸣，A先生如释重负地吁口气，心头不觉又泛起失落的层层涟漪。凭窗而望，H呀H，你在哪里？

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不愿再看到你！”昨夜驻足一家旅馆门前，我是向你这样吼叫的么？我当时的模样儿一定极丑陋极冷酷。我怕，怕冲动，怕火，怕毁灭。我怎能伤害你呢？我确实又伤害了你！你肯原谅我吗？就这一次！你为什么下点毒？却给我一张泪脸？

一只犹豫的小手落在了A先生肩头上，A回首——

H！A先生忘情地跳起来，生怕她再失去似的攥紧了她的纤纤小手。这难道是真的么？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A！”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柔羞涩，在H美丽苍白的脸颊上烘起两团红晕，清亮亮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偷偷从另一节车厢上下来，送你到孟浪。就2个小时，好吗？”

滚烫的手和冰凉的手交织在一起。两人于心灵之光对撞的刹那似乎明白了一切。如此凄凄惨惨戚戚，难道是为的那昔日的



缺憾么？一个帷幕下的共同秘密！

让那个该死的撒旦冲出心扉吧！与其要死不活地冒烟，不如轰轰烈烈地燃烧！流星倏然逝去，给心幕留下的是永恒的无与伦比的璀璨。

“把我搂紧！”朦胧的月色下，她感到幸福得出奇，哆嗦的身躯又模模糊糊觉得恐怖。让人迷惑的大树下，他，他俯你吻我，我吻你。不说一句话，春天没有言语。命运让他们拥抱着在一起，爱神谁能抗拒！四周的一切都在倾斜、旋转、缠绕……月亮发黑，他为她松开内衣。于是，大地沉陷了……

一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的时间，一个近似正确而又无可挽回的错误。东窗事发处，仅距孟浪车站派出所公安值班室一箭之遥！

两本红皮工作证搁置在值勤民警的案桌上。A先生是沈阳某研究所副所长，H女士是兰州某厂工程师。

“人，总不能如同猪狗吧？你们就不会选个地方？”值勤民警鄙夷不屑的神气，一发显得对面二人的狼狈。人云知识分子的清高，这清高却不等于清白。

“……全是我的错，怎么处理我都可以。”H暗暗扯一扯A的衣角，示意他不要作声，最后向民警提出了请求：“只是，你们千万不要告诉A单位，他是领导，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他作呐。”

多么勇敢而又糊涂的一位女性！值勤民警听完事情原

由，侧隐之心萌动。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视脸面之重要甚于生命，尤其以女性为烈。为了他，H女士不惜把自己捆在永生的耻辱柱上！

“你们都走吧。只是，绝对不能相互运行了！”值勤民警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他去了。一趟西去客车。她去了。一趟东去客车。车上载满了人。人分男人和女人。有人就有载不完的故事。

注：力比多，即弗洛伊德诠释的性本能。性力。

“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花蕊蕊的脸蛋红嘟嘟的嘴，情哥哥呀……”身边的她又轻声浅唱起来，声若黄鹂婉转。一首催情歌未了，又飞来了冷艳秋波！蒋某心头即要熄灭的欲火又腾腾燃烧起来。当夜，他俩发生了读者所能悟到的一切。

“甜不甜！”一个星期后的咸阳车站候车室里，她向蒋某嘴里丢进块奶糖。

“酸溜溜！”他趁势搂住她的纤细细腰，魂飞魄荡。椅子上正厮混到火热处，冷不丁出现了一位民警，是咸阳车站派出所田建宁：“请你们来一趟！”

咸阳车站派出所值班室。一番简单的询问之后，自称张某的拉起蒋某就走，被民警强逼迎面拦住。张某眼皮一撩，两片鲜红的嘴唇像刀片一般尖利：“凭票候车，我们非偷非盗，犯着你们那一条呢？”

“自己的事还要别人讲吗？”田建宁以攻为守，舍而不露。两人年龄相差悬殊，口音各异，且以表兄妹相称，为什么在候车室里的举动那样不堪入目？聪明的田建宁略略沉吟，决定和田建宁对二人分头审查。

10分钟后，4人又在值班室碰头了。

田建宁：“张某，既然蒋某之父是你姨夫，你可知他的姓名？年龄？”

张某结舌：“他……去世了。”

蒋某暴跳：“屎壳螂打喷嚏，你满嘴喷粪！我爹好好的在家呢！”

张某象皮球扎了一刀似的蔫了下去，鼻尖上沁出密密的细汗。几分钟后，她突然像发疯的母兽一样扑向蒋某：“你这个大流氓，你毁了我少女的清白！警察叔叔，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

蒋某目瞪口呆！他做梦也未想到，昨夜发誓要做他永生情妇的“亲妹妹”须臾间竟变成一个母大虫！

“他以招工为幌子，把我从老家平凉骗到咸阳，用酒灌醉了我，就……”张某嚶嚶的哭涕滴水不漏，天衣无缝，“回老家没见人，我只好听天由命，随他摆布了！”

田建宁：“蒋某，她讲的对不对？”

蒋某嗫嚅着说不出话来。此刻，她纵然全身都是嘴，也难以启齿；妍居一星期，张某的床上功夫简直使他叹为观止，早晨九点钟还不让他起床呢，哪里是什么处女！

田建宁快刀斩乱麻：“依据治安处罚条例，对蒋某罚款400元，并付给张某50元回家路费。”

载着张某的西行列车启动了。蓦地，站台上的蒋某如丧姊姊般大哭起来：她原来替他拎的提包里少了5000元钱！

穿裤子的猴子

这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栗本慎一郎对下人的定义。他提出，人具有80%的动物性，20%的人性。对人类裸体的祖先来说，裤子本身在物理上是不需要的。既然不需要，为什么非穿不可呢？咸阳车站公安派出所所长薛英明向笔者援引了这一惊世骇俗的新观点之后，喟然长叹一声：“人是没尾巴的驴，难认啊！”

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薛英明行至车站候车室。四下一巡，他的目光便在一丰姿绰约的半老徐娘身上打住。职业的眼睛，使他从她脸上读出两个字：野鸡。

目光对视一秒，她惶惶的眼光倏地滑向候车室门口，经验丰富的社会清洁工老薛顺着她的目光又攫住一个：哦，白净净的鹅蛋脸，瀑布似的长发，微微凸起的胸脯。薛所长腿不自主地扑腾两下，他分明听见自己心里“咚！”地一声悸跳：一个看去只有16岁的小孩呀！

通往派出所的路上，薛所长走得很快，不时呵斥着前边的

“奇闻趣事”

▲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女子同时爱上两位男子。她很难在两人中做出选择，最后干脆下决心两人都是，而且婚礼相隔只有两天。这位女子后来被控重婚罪。在法庭上她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法官问她两个丈夫中她更喜欢哪一个，让她做出选择。岂料，这位犯重婚罪的女子竟回答说，两个丈夫都不要。她对法官说：“我根本

▲印地安纳州二位男子来到一酒店，开了一个房间后躲在里面吸食大麻。但就在他们吞云吐雾之际，客房门突然大开，警察进来将他们拘捕了。原来，美国联邦缉毒人员就在旁边房间开反毒品会议，一阵阵飘来的大麻气味使得这帮缉毒行家意识到旁边屋内有人在吸食大麻。 华英

